



09972

劉雨谿文集卷十八

明劉 球著

遊遊楊先生行狀

涇縣潘錫恩校

甲四

齊正業

先生歿世有年其常教導母族子劉球幸第進士始克圖永先生之不可歿者于其所交顯人間士遂悉所見聞徵諸長老謹狀其行曰先生諱允字嗣慶姓楊氏其上世由關西來家吉安以忠襄文節二公顯爲令族有壻于球從曾祖大史容窗公曰鑑宇瑩之攻經渙行爲元四門館生辭太子伴讀順皇帝朝卽先生乃考也惟先生生長大史公家日儀則耳誨言旣稔且飫又自知力學問不問五經四書百家言悉能口誦心憶樹植其中有根柢故施之文有序跋說百二十記五十一傳贊二十二祭文哀詞行狀墓誌二十五書表啟四十二居室器用之銘事物雜著九十總三百六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三十一

一

十篇無一詞剽掇前人陳說深宏而重密類其爲德詩有鳳臺前後集四卷澹溪近藁二卷皆出入漢魏六朝唐宋諸名家體隨事寄諷詠氣渾厚而詞雍雅類乎其情尤善真行草書能融會歷世之法成一家體每札數百千字出奇萬狀皆端謹道媚適清重之宜類其儀貌時同邑謝先生士復名能詩黎陽端木先生孝思工爲書人謂先生之能不在其下獨於文駿駿追乎古洪武中以故人甥孫見翰林宋學士濂答祿祿修譔與權中書陶參政中立禮部朱尙書夢炎于京師出其作讀之大見稱與交贊其有退之子美遺聲由是中外人皆重其名士多慕其爲學助臣貴戚爭致其跡于門遂爲賓師都督何公家明年吉安侯陸公嗣子贊以高皇帝駙馬親執弟子禮復主陸公一日朝羣駙馬上異贊舉止應對不凡問其所師先生以是得召見賜食陸公後見先生弗賓先生謹

人曰昔漢武不冠不見汲黯楚王不設醴不能處穆生而侯嬰冠服見我心易我也我不可以久此卽去之家無何宣德侯金公禮聘至處其壑又一年而去當其時朝廷進人惟急四方誦詩讀書之士朝羹藜而夕薦鼎者盡是以先生之行能卓絕使一屑就則華名可采穹官不難致乃終引去故有司連以孝廉楷書舉於鄉廷臣閩南楊子春上隆知州同里劉子恭交以文學薦之朝皆不赴江西廉使房公安參政張公某交走書幣辟爲南昌郡學弟子師去來半歲卒不受官命歸其後朝廷嘗以纂修起先生議以祠林美職居之竟上書禮部乞自遂時爲禮部者知先生爲言之朝以得歸終身不入一毫富貴其心先生爲人方嚴簡重有雅度而無詭言詭態於古聖賢言行能心慕而身行之居龍雲溪上爲田取足其家需不謀他生理而家庭內外歲時爲樂衍衍爲草堂戶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三十九

二

膺虛敞卉花竹樹環匝日陶情其中灑然襟抱超出人世外每誦論語鄉黨篇曰吾教自有養生術安用偃仰吐納爲哉故常節飲食時動息戒忿慾以是神寧守固雖隆寒盛暑無事爐扇比老髮髯漆黑視聽完氣無餒憊少事二親以誠孝稱鄉里遭喪能執禮不建釋老事念其兄宅滁不可歸間往省之不怠導學者先操履而後誦習與人交彌久而彌篤念死友悼遠姻必爲詞以寄其哀有南州集錄故交之作并其人始末欲傳之梓士論題之先生素有高行未嘗少下志于時之權力人與不知己者坐終日不一言及遇知己則爲道古今竟夕無倦故甚見重於人士有誇雄一時自以人莫已軋及侍先生側輒氣失汗下稟稟惟恐越其度文武臣官是邑者每燕見必專坐先生其上自三司使而下按是邑者多問先生起居或求其見時諸親藩重禮文儒蜀爲最聞先生賢

欲以四川試官致其一見不可賜之養老書及土宜物先生早嗜游歷凡名山川無不到到亦稀與人接故號遊遊後以其不利於仕也作鈍夫傳又自號鈍夫永樂十八年庚子以疾終于家得年七十三娶鄧氏偕老有婦德一子惟昇先先生歿一女館里士賀彥寬子室蚤寡內外孫男四人嗚呼學如先生可以通古而探道也文如先生可以垂世而範後也去就如先生可以爲尙志之勸也出處如先生可以爲競名之戒也况孝敬以本之忠信以實之內養以充之外望以副之雖陶潛復生亦必尙其節徐穉不死猶將同其風用敢備書以爲勸德行而議易名法者張本云

故奉直大夫兵部職方員外郎周先生行狀

先生周姓諱鳴字岐鳳以字行家吉水之泥田世以儒宦顯至宋季有諱應龍號磻州者爲時儒宗其子京孫直竇謨閣上言詆賈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二十九

三

似道奸邪知事不濟棄官去直閣之子厚號亦山以經術教訓鄉里先生曾祖也祖聞孫以元至正辛巳鄉貢進士薦入史館脩宋遼金史上書請以宋爲正統時不能用卽輟史事去爲鼇溪真文書院山長考諱觀號彬彬贈奉直大夫兵部職方員外郎妣李氏贈宜人先生性敏悟襟懷豁達言論侃侃如也才識尤高邁過人其先世貴產素饒遭元亂喪之而故額尙存皇朝龍興有司按故額頒役彬彬甫子立不能堪而產益削先生年十四五卽勤於幹父蠱早夜無少休不數年家復其初人皆賀彬彬甫之有子洪武甲戌以經明行脩薦爲桐城儒學訓導桐城學校廢弛生徒多不知學先生嚴立教條講道勸課有方諸生喜得師亦勤於學自是決科躋仕者相繼皆曰非周先生之教不及此也丁外艱服除擢卽墨主簿以明敏詳密爲藩司所重遣同御史僉事往登州讞強

盜獄盜七十人而稱屈者四十五人御史執不與辨先生察其人皆以宿怨爲盜所誣指從容以其故爲御史僉事言且應舉前代賢臣以辨冤獄得名者譬曉之御史感悟四十五人遂得不死會兵興賦卽墨軍需鐵七十餘萬先生具奏地濱海隅鐵非所產而府庫積鐵尙多請出以資軍用庶蘇民力所司又令卽墨民輸豆軍前准其歲入來數已而復徵其米而令以鈔償豆直先生復奏民無信不立今民旣輸豆又徵其米是無信於民也請從初令以信於民且連奏便民十餘事朝廷皆納其言詔報曰可坐累下繫會赦免民留之不得相率送至子淮皆涕泣而別永樂甲申徵授國子監學正明年大皇帝幸大學賜學官筵宴襲衣先生與焉未幾上以漢王失德由輔導不得人詔選端直之士爲之輔遂擢先生漢府紀善先生亦慨然以輔成王德爲已任時王府有從征乾坤正氣集

軍三千人不隸籍兵部又據有諸衛草場縱下人於外攘民物所爲不法類此者先生輒具諫王雖面從而心忌之且王素蓄不臣之心雖開寶賢堂名爲延問羣臣之所實欲招致匪人以經營奪嫡計先生心知之作寶賢堂箴累千言寓規諷之意其中冀格其非心王益忌之會駕北巡王擁重兵出入威震中外先生言王宜抑兵威退守藩臣之禮無啟疑心遂激王怒明日令守衛官無故詬先生先生不堪其辱以白王王令質於儀衛司已而獨送先生于朝下錦衣衛獄欲置以重辟時仁宗皇帝以皇太子監國詢知先生以數諫王得罪非有他故降爲長州儒學教諭到官與諸生講學不倦每大比諸藩交聘爲考官歲辛卯之福建甲午之浙江丁酉之福建所取士多得人秩滿陞國子博士至南京召見于文華殿慰諭甚至且曰他日當大用卿其遇知仁廟如此了繼母憂

服除用薦陞兵部職方員外郎時方清理軍籍職方事冗人謂先生儒者必不勝其煩及事至剖決無滯人始服其能三載考最賜誥命授奉直大夫追贈其考妣歸燎黃於阡尋復官宣德乙卯乞致仕後四年以疾終正寢先生素孝友十歲居母喪哀毀如成人筮仕桐城卽迎其父就養父卒奉柩歸至小孤遭風舟將覆扶柩號哭誓與俱沉風隨以定撫育二幼弟冠婚必盡禮合三從兄弟子姪爲一變閨門近千指服食資用皆有定規家法嚴整內外無私蓄著家範十數條令子孫世守之族子弟性敏者悉令學經覽進之亦甚至故其族以經術取仕祿者多於他族其族人有沒宦途不能歸喪者必經紀而歸之尤急於濟人阨清江艾時春之官寧海道被寇傷病瘡痍不能起貲裝殆盡先生遭之爲留旬餘求藥理之愈解裝齋之而行艾終身德之先生幼從季父子霖族兄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二十九

五

仲容受書旁及他經傳學有源委發爲文浩瀚而沉實下筆累百言立就然皆根極底裏無浮薄之疵自號退齋其文有退齋稿六十卷藏于家別著尚書通義春秋纂要授學者先生生元至正甲辰十月六日終大明正統戊午四月五日享年七十五娶彭氏贈宜人繼王氏封宜人俱有婦德子男三人長勉次敘字功敘以永樂戊戌進士官翰林累陞至侍讀次廣女二人前兵科給事中金昭伯廬州儒學訓導彭垣其壻也孫男七人蒙漢復巽同伯咸恒女三人曾孫男二人女二人初先生疾作功敘在官得其兄書卽陳乞歸省朝廷以宣宗皇帝實錄垂成功敘職在纂修理不宜去及實錄進呈功敘思歸志益切而先生訃且至功敘將歸卜是年月日卽其里錦峯山王宜人兆合葬焉謂宜有狀謁諸大人君子以圖其不朽而哀戚不忍文乃以屬球球匠具述先生厯官行

事之實庶幾立言君子有所採摭謹狀

故封翰林編脩文林郎孫先生行狀

先生諱貞字宗正號竹軒姓孫氏其先江左人唐興元中有處士諱瑄者來豐城卒葬其邑同造里敷山子孫家焉其後有諱行琰者仕南唐爲倉監貽書節度使馬希萼以息兵弊民賴之蘇子孫居敷山者盛至百餘家代有間人六世孫發宋元祐進士仕至永豐縣令永豐九世至先生曾祖實則雖隱不仕而德益高祖祐卿鞠於母姨之夫李仁傑居縣北化鵬坊至父仲明皆因李姓逮先生始復之先生幼斐嶷長益穎異有司選充縣學生教諭泰和劉子彥深器重之授以毛氏詩又從鄉先輩朱學士備萬黃進士德潤游蓋有造詣洪武辛未貢京師爲國子生中癸酉科鄉試明年以副榜舉人教授紹興太祖高皇帝進諸教授陞前諭以掌教之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二十九

六

道且命吏部錄其名以俟擢用先生是時年富氣壯銳然有志副上旨到官務振教規事惟公正是由有施御史者按郡甚嚴私於給傳徐氏子以克增廣生尋令升於廩膳之列先生曰此子非由鄉里推選得廁名增廣已出非分何得食廩且諸生中有學問勝之者猶未食廩不可全廢公論御史氣爲沮郡官皆從旁私語先生曰姑許之退可改行不宜而執先生曰君子與人以信焉有今日許之而明日可改乎御史知不可屈遂罷作育諸生成績焯著一日遇相者言其將有憂至卽動心求歸省行次南昌果聞父喪哀毀踰禮服闋調漢陽漢陽諸生與鄉舉者素鮮先生教之尤力後三年當大比赴試者十二人不偶者惟一人通判張某介然有守嘗坐事繫都察院獄以無錢賄獄吏爲所抑寘諸惡所及事白復官人謂其必易所守張卒持廉自若會詔下教授得薦賢先生

即以張應詔陞按察僉事貧無以之官復資之行秩滿陞國子助教又滿轉博士陞從七品祿時國監官傑然著賢稱不過四五人先生實其中尤賢者甚見禮于祭酒頤庵胡公司業古崖吳公竈遣子受業其門辨事監生以故不在官所司移文來問狀六館紛然莫所知屬有經句不得報者先生遂作類姓簿備錄諸生姓名籍貫班次以姓爲別欲求其人於姓下稽之卽得人以爲便遂爲定法明年解署拜勅命授脩職佐郎宣德初乞歸省時母大孺人年已八十先生亦六十餘始有退休之志明年還官又明年秩滿上行在請老益堅遂以子曰恭官翰林封翰林編脩文林郎致仕自是謝絕人事朝夕侍親側非有國慶及鄉飲禮足不至縣門湖廣諸藩聘典鄉試文衡皆不起丁大孺人憂築館居敷山之鄉弟子來學者稍受之而卻其貧者俸後三年祁門迎養又二年重

章坤正氣集

卷二百三十九

七

慶迎養皆樂赴之自重慶歸時年已七十一愈無意世事課諸孫之餘惟日與二三故老飲酒談笑而已恒言人生壽至八九十固福也然或苦疾病何福之云吾年至此儘足矣得一夕如睡夢中恬然而逝良快良快果以不病而卒卒前三日點檢平昔所許人詩文悉成下而還之明日杖策觀漲江許歸過故人話舊如平素是夕遂不起時正統五年五月二日也先生存心端謹自奉儉約作事必慮始終故厯官三十餘年夷坦如一所至必迎其親就養最善教子官大學時闔其燕居之所閉諸子其上親授以經初欲五子各專一經尋以長子有桑梓之託取外甥鄔在恭以足之其後諸子皆有成鄔亦第進士爲御史訓率諸子有官者尤嚴曰良爲御史同居成賢街每夕歸必問以今日治何獄其間有所伸雪否曰良必悉以對擬罪有不當輒切責之欲其改擬人謂他人爲輔

史惟一上官獨曰良有兩上官其一指先生也曰恭在翰林分月俸以致養卒不入升斗爲己費寄奉所得上賜銀帛亦不發封而還之且報以書曰我口體肥煖恒足近得所寄物可自留以養廉自今勿更致也諸子官外京者未嘗從之需一物蓋懼有以啟其貪以故其子守官逾謹遇族黨親故素厚未嘗以險夷貧富致異與人交雖勢隆不附窮急不棄爲國子生時與同郡廬淵同舍湘陰夏原吉同寫武臣誥教紹興時與李太守慶相善後淵至侍郎原吉慶尙書先生未嘗一造其門爲助教時與黃博士彥清連居因熟其從子金蘭後彥清以姦黨沒家金蘭爲貴池典史坐累至京失所歸先生館之三年有不足輒周之同鄉楊伯震爲長廬運副得罪自獄出病毀不成形昇至先生門欲託寓旁舍懼其病有染相唆家人固卻之露臥街祠下先生歸聞之曰人各有命病何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九

八

足患亟命移入病卒以愈其義於交故間也多類此先生本有經世理民之才終身局於儒官不得施間吐一二以閱其子其子推而行之無不效故識者謂其子之有政聲爲民望者多得於先生云嗜學尤篤自幼至老體無不安口卽留意詩書五經俱明而邃於詩春秋尤好聚書坊市無賣者輒手自抄錄積至浩穰則建樓貯之以便覽誦故學益充碩發爲詩文平易近事情不務奇刻有竹軒集若干卷藏于家先生生洪武丙午九月十六日歷春秋七十有五娶揭氏文安公族孫女封孺人子長曰溫次曰良由重慶知府陞廣西布政使次日恭由翰林編脩積官至侍讀次日儉舉豐城縣訓導至京卒次日讓由祁門教諭陞應天府教授女長適縣學生范迪次適熊仕恭孫男十五繩縣學生緝約維綽綽綱紀純紳給緣繹緒續女十曾孫男二女五先生未卒前數月寄書曰

恭言其得疴疾已就差而四體尙未寧曰恭懇乞歸省得命行至南昌哭先生訃如昔者先生哭其親焉是亦豈非數耶諸孤卜用是年月日遵遺命葬先生歟山先塋側曰恭詣京具列行實屬球次序之將以請銘于當朝大手筆球辱愛其父子間最久義不得辭因次序之如前云

戴先生行狀

先生諱審字誠問號古愚戴之先丹陽人二十三世祖叔倫仕唐爲御史出刺撫州子孫因家金溪八世至利華仕唐爲招討使鎮安福因家邑之郭村宋興招討六世孫刑部員外郎之邵以軍功顯七世孫潭州通判特立九世孫梧州太守重熙十世孫臨川宰養正俱由進士起家臨川曾孫端仕元爲澧川學正學正生有原有原生常州教授起潛無子先生常州弟有原仲子後于常州自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二十九

九

幼有志復家聲致力詩書弗倦洪武中由邑庠生貢禮部爲中都國監生擢五車都督府斷事官左司稽禮克勤厥事未幾是官革先生亦以事謫戍大同得代歸故鄉卜宅山水佳處日以親兄弟課子姓著文章爲樂無復仕進意洪熙中詔廷臣舉賢今翰林學士李公前監察御史胡公皆其故人李公欲舉之胡公曰誠問風憲才也某舉之爲宜遂上其名先生寄詩二公有谷口烟霞撥不開之句以誓不赴乃爲徵命所迫入京吏部會大臣于朝策以事竟罷不對復如大同廣靈王聞其賢數召見不能得及其歸也賜之手札曰先生南還亦復有夢到雲中否蓋念之至也又二年卒于家先生性剛介襟懷清灑不與流俗偶所居必盛植花竹列圖書以自娛終日靜坐稀與人接所接必親故與儒林中有節概人遇武斷之徒未嘗假以詞色其足跡所造必名門故族彼偏起之

家未嘗得其一過與人論議侃侃以正自持見所知有過輒面責之於義事尤能勇爲歲壬午里中橫陰相保聚謀作亂首劫富室路氏執其父子以嘗之先生謂諸兄弟曰橫惡至此不早爲計吾屬將不免莫若納諸富室因救路氏以除之遂會諸富室至橫所脫路氏繫破其亂謀旬日遠近盜起殺人者相繼獨環里晏然故人舒伯庸年老而外內多事懼其子幼不能樹以屬先生未幾伯庸死先生收育其子且妻以女別置田宅以居之舒氏遂不落莫其志節素出人表又工爲詩在邑庠時已有作及罷官歸邑中長老楊徵君嗣慶謝隱居士復皆以詩雄一時其教人有法大要欲洗時俗之陋以習先朝雅音士大夫翕然宗之先生往來二家得其說遂棄故習惟新是務故其詩善變俚言淺語爲清新之句使景與事會意隨詞達多中人情得唐張藉王建體每出一篇學者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

十

輒相傳誦不置口先生以其詩因窮而工也名其藁曰慣窮集其子難類而編之得十卷以入于梓先生歿宣德辛亥九月二十六日歷春秋六十有六配楊氏先歿子男三日難曰位曰冰冰補邑庠生早世女四人孫男七人女八人曾孫男一人先生素睦于弟誠辨嘗相期以歿同穴及誠辨歿卜於邑北鎮安鄉江浦原葬有日矣先生繼謝世諸孤遂如二父志以其年十月二十九日合葬焉後九年難至京圖表襮先生之德于縉紳大夫屬狀於球球弱冠時先生來候先君因語球曰邑西舊家昔惟下村與子湯村及吾郭村是三族者世聯簪紱互有文章以相述德至今諺爲三村世家者以此其勉加學以無忘先好他日球侍先君如戴氏先生語之如初今先生不及見矣其夙昔丁寧于球者豈徒然哉故嘗爲其配楊孺人狀矣况敢辭狀先生行耶因述其所見聞如右謹

狀

故翰林侍講學士奉訓大夫曾公行狀

公姓曾諱鶴齡字延年一字延之其先有仕唐爲光州團練使口口慶者再傳至構避五季亂自金陵徙江西因家泰和六傳至宋彭澤令安定清川丞安中監察御史安強兄弟俱起甲科而族益顯彭澤九世至元瑞金教諭約生九韶仕洪武中以弛利便民罷黃蓬湖官歸而教行于鄉其子贈翰林脩撰伯高尤邃於學舉賢良校官皆不就曰吾上世連仕不達而有德於民食其報者在吾子乎吾何以仕爲卽公之考也母大安人胡氏夢星墜臥內感而生公公少異常兒及受學家庭不煩督責自力於業旣冠與其兄椿齡以書經同領永樂乙酉鄉薦明年會試留養未行其兄遂第進士爲庶吉士翰林以沒仰事俯育之責萃公一身繼遭父喪內外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五

十一

斬然無足賴者又以閭右齟齬弗克康厥居積學之餘稍出所有授徒以自給久而從焉者衆費入益不貲迺營故業邑城之西爲久安計諸子頗長足事事遂辭大安人赴永樂辛丑會試時今少師廬陵楊公司文衡務先典實之作以洗浮腐之弊喜公諸篇悉優多梓行之至今評程文者以是科爲最廷對居第一擢翰林脩撰洪熙乙巳受勅封贈父母妻宣德改元奉命如南嶽及舜神農二陵脩祀事宣德庚戌同考禮部會試修太宗仁宗實錄成受白金綺幣之賜進秩爲翰林侍讀明年乞歸省道聞太安人訃哀毀終喪復官預脩宣宗實錄正統戊午書成受賜如初進秩爲翰林侍講學士尋授奉直大夫是秋考順天府鄉試初試之夕塲屋火試卷亦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爲言惟欲請葺塲屋以終後兩試公曰必更試然後百弊滌至公著不然雖無所私亦招

外諉朝廷何惜一日之費以成此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下  
悉如公言衆皆懾服得士亦審嘗自謂吾齒未甚艾而精神覺已  
衰吾生其不久乎一夕課其子忘倦明日造朝與同列言笑自若  
退而得疾未半晝沒蓋正統辛酉三月二十一日也館閣中大爲  
之慟上聞遣禮部左侍郎王公致祭自公卿至勳戚貴臣交致奠  
賻聞者莫不悼惜公生洪武癸亥四月十八日歷春秋五十九配  
陳氏封安人子男五序廉應庶庠序由進士起家爲行人司行人  
廉乙卯貢士女適里士胡仲璿嚴時孫男八孫女四惟公中懷坦  
直略無一毫歎戲矯枉而處事遇物井然有理起居休如也事親  
孝於家極雍睦訓育其兄遺孤子庠自晬至有室卒成偉器致有  
弋陽司訓之薦嫁庠女兄弟二人如已女寡姊孤甥無不席其庠  
嘗分上賜金買田以給先祀積俸餘以周族人之貧者親故亦多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十一

蒙其惠與人交初若難合久而益親所知爲達官立當道者不少  
每燕見必以公天下期之未嘗及於私教學者欲其必先本領毋  
徒徇外欲速以自小其志故經其指引者無分達未達俱有儒者  
風其文有詩歌詞賦頌贊累千篇傳記序說半之行狀墓銘碑調  
雜文三百皆出新意得古法無所襲於外而有益於道德仁義之  
說爲多可謂沒而有不可沒者矣公就殯之三月序致使命自南  
夷至將奉柩歸故鄉用某年月日葬其邑某鄉某山之原以公同  
榜士獨球一人在翰林又素相厚來請狀以爲碣銘圖不朽之地  
義不可辭因述其世出事行如此庶立言君子有所考焉

改紹興知府馮君欽訓行狀

馮之先本宋太子太師贈司徒文簡公京之族世家武昌有隱君  
曰海翁累德弗用生廣西路同知良卿同知生元威順王參謀昇

之參謀生贈承德郎禮部主事筠窗先生伯淳筠窗甫十歲隨參謀避亂永豐秋田而失怙以故人遺孤子鞠于其里劉真叔冒劉姓欽訓初名智安後於禮部進事狀仁宗皇帝更其名曰敏少傳東里楊先生遂字以欽訓勉之遵上命也欽訓童時筠窗用薦入欽天監演歷攜欽訓從丁季恒先生受詩京師丁愛其秀朗謂筠窗曰賢郎資品絕倫吾當賀公有子公亦當賀吾得其徒永樂辛卯戰燕京闡果捷明年會試中教官選不就請卒業大學遂第永樂乙未進士嘗馳命往賑河南歲飢所發廩必先貧無告者而後富人故民均有食而道無殍者擢行在兵部武選主事求續武臣勳籍南京以便侍親疾終父喪入朝會有北攘之師遣欽訓督大名府軍資赴邊軍法供事後期者斬而給事中授欽訓期狹時仁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三十五

三

廟攝國政儲宮且朝百官欽訓奏曰臣當督軍資大名而給事中與臣期狹請更之羣給事中合勢劾欽訓惰不事事請寘諸法人皆危之欽訓從容曰請以臣共事者比某往某郡其地不遠於臣某督某資其數少於臣而得期皆多臣一月非給事中私彼卽欲害臣也命下所司更其期事已仁廟登極給事中多被黜或謂事始於劾欽訓欽訓改禮部儀制主事居母喪及祥復官儀制未幾尙書潔庵胡公薦爲儀制員外郎蒞宣德癸丑會試防察謹而大得舒其志欽訓久官儀制於典故悉究悉閑旣優於職荐飾厥廢樹嘉木奇卉其間酒然清趣可掬日與其寮以相樂常以廣教化興禮儀爲儀制責問因論事曰於尙書請進武衛子弟於學校由是行伍中皆弦誦又欲罷郡縣學限名之禁以廣生徒輯國初以來定諸禮儀節類爲編帙請頒行之使人得以循習未就擢紹興

知府初下車卽召吏民耆老喻以禍福言使革故弊以卽新逾月以疾沒民相吊以爲失良守爭致賻以歸其柩故鄉其得民心如此使爲政久下澤其民也深則民之服化當何如欽訓生洪武己巳六月二十三日沒宣德甲寅七月十九日得年四十有六娶喻氏封安人生子皆不育以兄子栻後女一人在室欽訓美姿容有文學雖星官方技百家書悉能通之爲詩數百篇多關世教言古今人出處必極其詳兄弟五人篤於友恭嘗時過武昌得借其弟信安展先塋與族人序昭穆心欣然曰吾平生願且酬矣與人交施必欲先人屬以事務盡心爲之居官泄政克勤克慎蓋奮然有志於自立者也以故名滿縉紳當道間人意其必柄用卽官郡守未足盡其能副其所望及訃至皆重惜之况球以同郡舊故與欽訓以志行相尙于儀制當時號爲知己寮其傷懷痛心又豈衆人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二十九

西

可預哉特述其行斷世之名能文君子採掇以垂其幽光於無窮庶不負知已云

翰林侍讀承直郎陳公行狀

陳之先光州固始人唐末之亂有諱檄者從王審知入閩官闈至大尉其子令鎔居閩之大義令圖居侯官之古靈令圖爲宋直學士襄曾祖令鎔之後有諱瑋者仕宋至顯謨閣侍制歸帥閩郡其後有四十三府君諱某者仕至副使副使再傳至垚垚生鉦鉦生遇字仲昌封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其配林氏封孺人有子四人長卽君也君諱振字叔剛以字行號綱齋自幼端重不與羣童狎稍長課詩有奇句從武岡訓導劉九疇受春秋由邑庠生領永樂甲午鄉薦上春官不偶退卽閉戶研窮經傳子史深有造詣遂第辛丑進士例得依親以廣學乃就諭德林尙默先生問古文法

先生作原文貽之歸則旁搜 討其功倍於肄舉業時其學與文  
遂並進宣德丙午召至京擢四川道監察御史會脩兩朝實錄臚  
薦預纂脩之列以課最推恩封其父母妻實錄成受襲衣白金文  
綺之賜陞翰林修撰時以他官預纂修者數人獨君得留翰林衆  
以爲榮君亦早夜孳孳圖報稱非有疾痛不安節無一日不在官  
於職務尤克勤恭以底績同列中或有他故以其職事託之亦無  
不盡心公退輒坐靜室讀書爲學不倦非其分內事未嘗預人以  
故多賢之先生長者咸器焉丁母憂去官廬墓側哀毀逾禮終喪  
復故職正統丙辰同考禮部會試上將御經筵慎選儒臣充講官  
君在選列進講之初受銀鈔表裏之賜纂修宣廟實錄成陞翰林  
侍讀受賜加於初聞其父病疽疏乞歸省既得命而有產子之喜  
北俗子未滿月忌出室或勸之緩發君曰自聞家君病來食不知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五

味寢不安席得請以歸恨不一蹴至膝下豈以俗忌滯吾行耶卽  
日就道抵家而親已愈父子兄弟相聚甚歡明年將上京沾狂惑  
之病服藥少瘥遭父喪而疾盛作以正統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卒  
歷春秋四十有七君性溫雅操履尤潔白出言行事皆有思忖不  
苟且至爲文章亦然謙退雍睦見人有過輒蓋覆之人亦未有言  
其過者尤善事親在京師珍味藥品寄奉不絕侍家庭婉愉之下  
多諍言友愛其弟杪棖柵素篤視姑姊妹之寡者雖疎猶戚與人  
交務存忠厚中書舍人陳思孝自獄出囊橐蕭然而父子相繼沒  
君爲經紀其喪歸故鄉甚周備纂脩時催事者頗無狀同列皆惡  
之欲于稠人中發其貪鄙事君曰若然則彼不但媿無所容且當  
得罪然人將以公爲何如人事遂已未幾其人病且死同列皆曰  
非陳君諫則人必謂吾儕速彼之死也其善彌人鬪多類此遇良

時日喜爲文酒之會與所交序飲賦詩以相樂襟懷洒如也娶林氏浙江參議季之女封孺人賢而生子皆死嘗勸君別娶爲嗣續計君未允孺人爲娶同姓女送至京生二子長曰煒次曰燿俱幼女適松陽周彥達之子林孺人出也君在翰林以同年故與今吏部侍郎洪公侍講學士曾公及子交最厚故其訃至子三人更相吊以失知己方欲圖其不朽而其弟遣人來告葬期在今年月日葬之鄉曰某里曰某原曰某具世系行事屬予爲狀屬洪公福銘屬曾公督成之義皆不得辭予因譔次所知以備立言君子採摭云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二十九

六

劉兩谿文集卷十九

明劉 球著

涇縣潘錫恩校

工科給事中宋璉墓誌銘

正統元年冬十月庚午工科給事中宋璉卒於北京明時坊其弟麟走以告余余往哭且營其殮具于一二交游以殮之久而悲不已人或謂余過於戚者因語之曰昔璉聞余言春秋心法在推聖人筆削深意端已而經世伸道而邊邪卽喜以爲得所從余見璉貌恭而氣和求傳心要法以體之爲德行之爲行也又敏且篤發於文詞多新奇而辯博亦喜以爲託於後者不失人今璉且死矣余豈得而不戚耶因銘以雪予中之戚璉字殷徵其先家吉水洪洞五世祖必大始徙新淦槎陂曾祖觀禮祖緣野先生貫從祖刑部郎中一之父完子皆以明經爲通儒璉得其傳又博諸師友聞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四十

甫冠爲鄉弟子師且教且學旣有得去謁其初師張教授萬選嘉興留試浙江遂得上春官第進士荷恩以歸廣所學復召至京試論策詞賦居優等改翰林庶吉士擢工科給事中踰年卒得年三十行三璉居家悅其二親甚至及得祿卽欲迎以致養其母至而璉疾已作猶強支持以安其懷疾旣革謂麟曰有生必有死不足惜也獨不克終二大人養爲可恨耳吾弟當勉力爲孝子聞者憐之其在工科尤愼密嘗驗歲進弓弓工欲循故事致饋遺以免罰璉卻之而罰亦省同寮意其有所私璉不與辯久而事白人服其有容其弟彪弟麟弟鳳皆得璉訓勵于學娶龍氏生男長曰桂馥次曰桂郁女三人俱幼其葬以某年月日葬之鄉曰某原曰某銘璉之生也吾何幸乎爲之前璉之亡也吾誰託乎爲之後以吾之

不德也固不足以有傳而子之賢也又何故而不壽昔夫子道雖隆而德雖盛猶不能不慟顏淵之哭而執伯牛於牖則吾之於子也抑又何咎還輶紫淦兮得邱首藏銘元室兮將垂之不朽

故貴州宣慰司儒學訓導王公墓誌銘

有博聞君子姓王諱玠字子瑀號山暉蓋鄉之習於禮而能文者故其平居也球嘗欲親之及其旣沒也球卽走哭位哭之今其子道以狀來請銘其葬雖欲辭又豈得辭之哉惟王氏本周靈王世子晉之後至晉尙書令述少子處之始徙蜀之鄴城其後有十八府君某仕唐爲御史中丞復徙安福之北亦以鄴城名其地中丞九世生份舉進士宋乾道間授迪功郎提舉湖南儒學提舉四世生士才士才生應龍號仁山仁山生祿號逸齋皆以資雄其里公以逸齋少子嗣于父之從兄試巡檢福爲性敏慧羈絆若已成入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四十

二

旣脫元亂還鄉里卽思就學以不隕先世業雖有室猶宿于齋人稱爲王氏佳子弟故前進士歐陽貞爲其字說有爲席上珍鳴珂帝庭之期間以戶大役稠出應公家劇務涉危難者數而患皆不及身蓋由其學之固識之明卒轉危爲安洪武中相知以賢良薦之朝徵命再下乃起時朝廷方選有德望者儒爲武學司訓育勛舊貴戚子弟吏部張尙書統試公文學優最中武學選人不炎是職莫樂爲公獨曰以文德礪武臣子誠吾所願卽就職喻以忠義之方次及文教務使狠者馴傲者下自愛其身者知親上死長習駢射者事詩書時梅謝二駙馬總提學務優加禮貌丐徐魏公大書宏文二字于其館以褒賞之歲庚辰八月朔承天門災詔百官直言公上封事數條多中旨永樂改元大集名儒于文淵閣纂修大典公以翰林解學士縉薦預其列分校後晉五代史總裁姚少

師廣孝每稱道其從事勤敏蒙譙賚爲多應制賦塔影詩同列道  
以不及書進以蹟授貴州儒學司訓公在館閣與金學士幼孜曾  
學士榮彭修撰汝器林修撰環吳中允均虞侍御永茂董司業子  
卓富陽丞歐陽習貢士郭猷往來最密故其行也諸公皆爲詩餞  
之公亦略無憐別色及至貴生徒半夷人其非夷者多染于夷俗  
公力變以中華禮義之習未幾而服飾漸更揖讓有規甚得都帥  
鎮遠侯顧某重因建文昌閣於學旁公爲文華之遂擅能文聲南  
詔間自是諸司所衛慶賀表箋以得公譔爲快收其禮幣至富汝  
南王歸自京道命公爲謝婚表秉筆立就王稱善加賞在職間後  
母喪來家及祥會休老詔下遂優游林泉十餘歲以宣德四年五  
月歿歿前一日猶能課諸孫詩對至歿時辭色不亂公生元至正  
二年四月厯春秋八十有五配李氏廣西宣慰司都事性之女繼  
蕘坤正氣集

卷二百四十

三

室曾氏出邑東名族子曰道日進皆初室生女適里士彭庸質繼  
室生孫男某孫女五曾孫某公恒言好滿驕盈君子所戒故座間  
常揭欬器圖以自警又言五經四書乃聖學之淵源義理之根底  
修齊治平之道所從出故無日不致力焉與內外人言諄諄以守  
分順命爲勸其兄弟析產不立券約不爲多寡好惡較憂念其兄  
戍西涼不已每形之詩詠視家人子姓疾病患難早夜不倦又嘗  
解人紛救人死命給飢嫠之食卻橫卒之撓是非人之言行中道  
不中道故歿而人尤懷之公葬在是年月日葬之鄉曰清化里曰  
某原曰某銘曰

惟公之先兮宗周顯晉安成開業兮鄴水流慶昭祖令考兮時仕  
時隱集美于公兮能與德並未用則修兮再聘則進翺翔編苑兮  
昭承恩命奉揚教鐸兮外內服訓聞雖遐發兮位實匪稱蘊有未

施兮澤將後蔭宜公孫子兮人偉代盛刻此銘辭兮疇曰弗信

故龍處士墓誌銘

處士少時得美田宅其邑饒田因家之饒田僻在山谷間學士貴人遊跡所不到雖有淳民秀子弟未嘗得聞窮經爲學之說所讀書不過求識姓名記數目而已於義理文字皆莫之省處士病焉生子稍長名一室曰饒田書舍聘大方碩儒授經其中饒之長老以其士素不產賢才計非教誨所能就相與訕笑而沮之處士堅不爲惑益厚禮師以督諸子進學不怠後數年其子駿以易經領鄉薦饒人始知爲學必有效及駿赴春闈中次選授河源儒學訓導冠帶過家拜處士遠近有聞望人多踵門來賀郡守縣令而下莫不加敬處士自是益尊重饒人榮之爲父兄者欲賢其子弟則曰不可不授以經爲子弟者思榮其父兄則曰不可不明經教思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四十

四

盡而學思勵閭巷之內翕然文風隨以興寔處士倡起之也處士諱志海字彥方號靜樂其上世自吉城背徙上高舉子江號紫許龍氏族大宦顯有三十五府君者生子六人競爽兄弟遭亂四徙誓逢水則止故第四弟曰奇四者徙萬載多江奇四之後數世至千五生仲一仲一生德貞處士大父也父榮輝母劉氏俱好施與處士事親孝洪武中有司選舉茂才皆以親故辭不赴居喪哀戚踰於禮與兄弟族人睦而有讓旣徙饒田悉以多江分產歸其處者不兼有之其爲家不卹勞不侈費收其土利以資日給常有羨餘以惠人每歲歛貧人謁貸仰賑者填門親戚鄰里多德之娶王氏繼張氏王氏生子曰剛早世張氏生子長曰驥幼卽駿女適彭氏孫男五人翔翹翹處士生至正丁酉享年七十九宣德乙卯正月十一日卒張氏少處士四歲享年六十五以永樂甲辰十

二月日先處士卒處士卒之明年駿自河源聞訃以十二月某日扶柩合葬其鄉大園之原遂廬墓側朝夕攀墓號泣不忍去終喪入京詣子請曰曩駿遭喪苦憂憤未及丐士大夫銘以掩諸幽傳信于後至今歎於懷願先生追述之幸有所刻以納諸壙中庶幾終駿事會命下擢駿翰林孔目與子接益密而請益勤不獲辭而銘之曰

富也者得其土之利壽也者或賦命所致惟崇師教用淑厥子化及其鄉同歸文軌氣昏者明俗陋者美嗚呼處士爲德遠矣嗚呼處士雖死弗死大園之阡負山帶水伉儷相親永固於此

故富陽縣丞歐陽府君墓誌銘

惟歐陽氏自博士高仕漢爲經師率更令詢仕唐爲字師叅知政事修承旨元仕宋元爲文師故世以望姓稱天下承旨本袁之分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四十

五

宜防里人其族在宋有爲登仕郎曰化龍生子文壽至孫宏仁俱爲防里富室宏仁生永和監稅唯字吾貫號一齋與賢配蕭氏皆樂爲善懼爲不善惠及其鄉人是生府君府君諱習字遵學美姿質負才不凡接於人言貌詳溫可念自號其室爲悅齋聚書至數千卷日閱覽無怠名其地景蹟山水爲清門十詠繪爲圖求名公卿題頌盈帙出幹父蠱疇公家役皆識機變有條度袁太守聞其能辟爲椽辭弗獲強就年滿從事都察院因與館閣諸儒交善永樂初吳中允仲平薦入文淵閣預纂脩大典書成賜冠帶歸省親再赴吏部擢富陽縣丞至則興除利弊使奸墨蹙頹抑者舒其氣得疾沒于任其寮屬吏氓皆走哭盡哀爭出貲帛爲斂具且謀固舟戒所任隸歸其櫬於家府君前在京日以親爲念乞歸侍不得命復乞歸省乃得命其歸時二親具在羣孫子森列闔門歡甚

府君凡入其里必下乘居家不爲厲聲嚴色每夜定必扶床話良久早省必詢今日所欲爲預造二親榔壁必手操犢爲之泥家人請代府君曰事父母當自致其力何以代爲思有遠離不得久侍膝下候食飲寒煖節莫竭爲子情乃徒跣步拜七日至武功靈山祈免親疾恙且願損己齡以益親壽詞極懇切聞者嗟異及官富陽不以妻子隨不爲華衣盛御不與寮采鬪酒食而沒也篋無蓄錢留帛費皆仰人辦人益信其無貪心嗟夫世之人有與其親角能商利至逆色甚而服輕飽甘以自悅而凍餒其親不顧其疾痛加以恐喝怒詈若不欲其久在世苟有官則恃以爲賈貨利具日肆攘刻無厭始也室罄懸一旦遂計則聚珍物奇器滿家宅壤隨欲廣求以富其子孫而不慮身冒刑辟斂人怨是蓋與鴉獍奚分而其人顧自以爲能豈非皆府君罪人乎以府君爲行若是使遇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四十

六

刘十九

郭林宗則茅容不得獨稱孝使遇黃霸則許丞不得獨爲廉况其才稱爲大夫尊官卒不得爲有以生未遇相知之當道也向使當道知府君則豈止丞一邑名一方而已哉然使府君見知當道得高位蒙顯稱如時之巧宦人而行不逮必不能永名譽滿公論以如其身沒之後故君子甯取之此不取之彼焉府君生元至正庚子三月十八日歿永樂甲午三月六日得年五十有五配王氏有婦德子男長曰茂次曰昇女長壻曾泰次壻彭正孫男九銘鈞鉅鐸鏞鉉鑑銀釧孫女二人其襯自富陽來時二親尙無恙命以其年月日葬府君子其鄉之同睦後以爲不利復以某年月日改葬其里之某山又五年茂以書來請于球曰樹先府君墓幸有石不得親而能文者銘懼不足信後世惟令先君知先府君素深令子猷又爲先府君孫女壻所謂親而能文者賴有君則銘先府君墓

非君不可球故不得以愚無能辭謹狀爲之銘銘曰  
於昭府君世德是循子於家而樂極其親丞于邑而惠下其民幸  
今之世見古之人其蓄也厚其施也小以當道者甚衆而知德者  
甚少賴其有後歿以不朽况自古廉吏皆有傳孝行無不書苟載  
筆之克採則斯銘也信而非譽

處士劉公墓碣銘

劉氏本漢長沙定王子安成思侯蒼之裔至宋宣撫使穆始居安  
福梅林宜撫生刺史仲奇刺史三世生贈評事英而梅林族益大  
評事四世生某某生琳琳生輝遠輝遠生處士處士諱孚字伯宇  
別號一貞爲人端謹務黜時靡崇儒素早涉江湖晚置身田里所  
至皆如其意所爲事成近道其奉二親始終無越理故鄉長老訓  
子弟以孝必曰當取劉某爲法其教育子姓有方處姻族鄉黨無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四十

七

矯情與人交必信故鄉里評人物必曰慈厚莫如劉公家常居美  
藥以便人需而無利入之較粟貸貧人恒不急其償里木工以是  
德之俟其完字也率其羣情備以償所貸處士謂其知報與其備  
之直如他工人益仰之洪武中有訟連在獄者陰遷咎于處士人  
謂處士必反之處士竟付之命不與較處士晚語諸子曰吾無厚  
業遺汝然有遺利在物世稱爲善必有後汝姑待之又曰吾自幼  
謹畏恐傷先人遺體今且耄矣所謂全而歸者或庶幾乎年七十  
有一以疾終于寢時洪熙元年九月廿七日娶王氏克配其德人  
皆推其爲賢助子長嘉謨次嘉善次嘉靜嘉謨嗜學善導人嘉善  
先處士歿女適胡適李適倪適高適王皆名閩孫男曰賢曰明日  
允曰某孫女七人葬附邑之麻塘先塋後二年嘉謨懼處士不在  
世已久其可教世遺後者浸沒泯無傳遂請狀其行于進士王君

讓因丐墓碣之銘于球球與處士俱胄于思侯爲同宗又嘗與處士從子德慶州訓導嘉言共學相繼捧鄉書每過處士過之必甚禮夫以同宗而遇之甚禮故不得辭而爲之銘曰

邈哉劉氏世有顯榮王于長沙侯于安成梅林徙居罔墜厥聲有碩其德時惟處士仁洽于家惠沾其里敦薄廉頑化成自始惟善是累無人不懷葬雖已久德報無涯勒銘墓碣以俟其來

易隱君愚叟墓誌銘

隱君諱鑑字本誠號愚叟貴州布政使時中伯兄也使君少爲邑庠弟子員未冠而孤愚叟紹父志督其勤于詩書也雖數弗厭齋其遊學親師友之費也雖多弗吝自任其勞使得專力於學也雖久弗衰使君以故益自憤發勇於進不數年遂第進士荐歷中外美官愚叟又屢貽書勉其勤乃事愼乃守以無隳所職使君亦克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四十

八

祇奉弗敢違卒收令名至大授邑大夫因名其所居堂曰華萼園老詞臣美之以文甚盛其兄弟之賢名遂彰彰於人耳目至是使君上計京師道哭愚叟訃數月猶有悲色迺持翰林孔目龍君執毅所爲狀詣予請銘其葬蓋自角弓賦而兄弟之不令者多矣有能篤愛懿親如愚叟固不可使其德善泯焉無傳况予與使君嘗共事春官於義何不辭也維易氏世家袁之宜春至興國司戶仁則始徙萬載之塢溪司戶後數世至俊俊生谷珍隱君之曾祖也父子謙贈禮部員外郎母龍氏贈宜人俱有陰德隱君偉儀質不妄言笑雖尙儉朴而冠服未嘗不整飾始入學已有成人志及長博涉書史尤好爲詩居父喪戚勝於禮養母甚得其歡心愛其仲弟本吾若愛使君然本吾卽世訓育其幼孤子經不啻己子時邑宦家牽挾勢干有司以私愚叟獨約子姪非赴公家役足跡不得

至邑門見族人子弟必道以禮義使歸于善或孤貧不能自遂者卽長育婚嫁之處姻鄰舊故一以誠懇爲心執毅未入翰林時遭親喪廬墓隱君數往視之退輒稱其孝不絕口其樂獎掖游揚人之善也率若是晚失冢子縉而得庶子紳嘗致書使君曰精力比來日衰甚恐不得與吾弟復相見有子甫二歲惟吾弟長成之以爲宗祀託足矣明年竟以疾卒蓋正統辛酉八月某日也享年六十有三娶辛氏某縣丞敬惟之女也子男二長卽縉次卽紳女二龍遂章林洪其壻也其葬在某年月日葬之鄉曰某里曰某原曰某銘曰

維易之先家宜陽世德世累慶源長徙之萬載奕葉芳篤生愚昧才且良韞其至美韜其光訓育弱弟升廟廊獨以德善稱于鄉與晉伯華宋伯康清名萬古相頡頏今也已矣德不忘刻銘墓石垂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四十

九

無疆

故文林郎舒君墓誌銘

正統七年春正月天下羣有司朝集京師詔於其中選有廉聞理效稱爲御史者以名聞司其事者精選嚴試之得十二人以應詔定海知縣舒君愷政其一也逮歷刑以授御史之命下而愷政病且卒是豈不足悲耶愷政諱謨饒之樂平人其先自宋兵部尙書安公賜葬其邑子孫因家焉傳至鄉貢士德彰而文物甚盛貢士五傳至彌堅生載容愷政之大父也父素文號朴庵博學善教人嘗舉明經以親老辭鄉族子弟皆師之愷政始受書家庭一再過卽成誦人呼爲奇童長補邑弟子員朴庵甫數以紹熙先緒勉之愷政亦銳欲承父志掌教林伯子先生每嘉之曰異日馳聲場屋者必舒生也果以禮經登永樂辛丑進士第蒙恩得歸積學爲親

榮宣德初召至京擢知杞縣事丁父憂服除調旌德縣丁祖母憂服除遂調定海所至以課耕桑新學舍恤孤窮理冤剔蠹爲首務常曰政非簡易不足致民親故法令之出悉去煩苛從平恕民亦安之每以憂去民輒欲上疏留焉必固止之而後已定海尤鄙遠且壓於兵鎮前爲縣者多爲所制以不得有爲愷政一處以正彼遂服焉不敢撓其施於官者然也性至孝友侍祖父母側篤愛敬以悅其心居喪哀與禮俱至仁其幼弟厚於其子欲敦族誼以爲家譜以示初本於一人其施於家者然也自家而官苟有餘力卽事問學以究極義理之趣故其文雖博瞻而深有底蘊學者得其餘緒猶足取高科爲名士而其自視常歉若不足其積諸身者又然也故其中御史選也大夫君子皆以得人爲慶及其沒也又重爲之惜其生在洪武乙亥至是歷春秋四十有八娶朱氏出邑名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四十

十

族子男四人曰杞曰回曰儀曰栓女一人適同邑程氏愷政沒時惟弟訓在側其故人工部郎中周君旣佐其弟訓經紀其喪歸樂平將以是歲某月祔葬其先塋復狀其行授訓來請予銘予於愷政爲同年詎可辭耶銘曰

有蓄于躬有施於家以移于民宜安弗譁風紀之選孰不曰嘉未任而亡其命也耶自古有此亦奚恹嗟惟未忘者在世尙多銘以載之其永弗磨

故安隱彭處士墓誌銘

吾邑安隱彭處士以疾歿成都之三年其孤善將奉柩歸葬其鄉龔上適子至蜀來謁銘余昔在鄉處士在蜀念老成人漸少致書處士歷舉鄉人齒與若而沒者若干人姓名曰此皆尊文之故人親戚而皆沒世者老促之也老而沒者勢然也客外雖樂非老斷

也又曰雖日利萬錢獨不念令妻順子孫日引領西望懼不得盡其孝將有不可釋之憾耶無非欲動處士使急歸處士讀書亦涕泣欲東今卒于蜀遭其喪銘其葬能無悲乎處士諱輔字子安父汝楫季父道英皆隱居高年能身謙約以率人子弟化之皆習禮文不肆恣卽其鄉見恂恂偉儀觀者不待道姓名已知爲彭氏子弟處士尤其子弟中卓拔者性沉靜言不踰其行始終由其父叔道不改鄉人重之猶重其父叔然未嘗刻暴取人財而家富於舊哭其兄弟而仁其孤子女無不至賓有文學技能之士久益恭故胡進士理安蕭隱君光孚皆人望也多館穀其家晚遊閩浙歸營別業其里將老焉會里有橫訟懼禍及遂客蜀自是其族亦多故因忘歸然蜀之大都小邑名山窮徼多有其迹貴人大家多知其名稗販貧氓多仰其貸老佛氏之家多得其施故始也貲鉅萬終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四十

十一

無贏豪處士之惠雖不終于鄉而有及于蜀耶處士生元至正甲午沒宣德壬子享年七十九娶劉氏德與之稱一子善也孫男二人長曰本蚤世次曰道其葬在某年月日葬之鄉曰順安原曰藪上銘曰

蜀之來也誰使之故鄉之不歸也誰繫之沒不於故鄉而於蜀也誰爲之去乎蜀故鄉是復爰卽邱首兮斯瞑目嗟藪之下兮藪之上上永利厥葬慶澤未涯後嗣是仰

歐陽鉦墓誌銘

歐陽鉦袁之分宜防里人其先與宋參知政事亮文忠公脩元翰林承旨楚文公元祖曾大父永和監稅唯大父富陽丞習皆寬厚長者父昇稠儻有器量雖早沒人多懷之鉦以富室遺愛子內惟其母李氏是主外則唯唯順其從父兄命不能違力孝悌外無

所施於已無所取于於人其爲人則無惡也聞朝廷下巡撫使郡邑察民之奸枉賊厥良者繩以法鉦心喜以爲已可免矣故間右素負不良聲者皆懼而遁之四方鉦則恬然家居無所往里有負其先人貸息者構不情之詞誣之鉦異懷不辨於言語事竟不白列奸民中以有遼之役道沒三河時年二十有四乃宣德六年九月十八日也娶王氏繼室彭氏生子一人未滿歲鉦之逮繫來也無有力人供其道途食飲費適余官在京爲經營之頗力然知其抑而不能直之及其沒也思直其抑非文詞無足用心者遂收其骨附其姻鄧應宣歸卜某年月日葬之其鄉某山之原因爲之銘以直其抑於冥昧中苟其後人不隕落庶知鉦之沒非抑於人也抑於命也其銘辭曰

謂惡宜蒙殃兮子則龐且朴也謂善宜壽考兮子則未爲惡也今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四十

十三

乃奄然以至于于此兮非必人之尤命之薄也欲舒槁骨之忿兮將銘詞之是託也使爲善者果有後兮庶知其孽非自作也

傷姪鑑葬誌

鑑余仲兄贅于李氏出也聰明有志生六歲失所恃鞠于外祖母曾氏曾早寡而縱愛鑑甚先君懼而歸鑑使就塾終不循於規余第進士來家先君以訓鑑命余嘗亟鑑之成稍不法卽加楚鑑終無怨色如是者五年遂盡脫去舊習而進于新事父母諸父孝且悌遇弟妹甚友誦四書春秋能達大旨課詩字往往中度吐辭任事鮮失節中外人咸謂鑑將有成今年復來學踰月去家以病沒時宣德二年二月廿七日爲年十有八嗚呼余同母兄弟五人生子惟鑑長鑑親從兄弟七人爲學莫鑑先尊於鑑者日待鑑以息其肩卑於鑑者日望鑑以長其志鑑可沒乎不可沒乎蓋不可

沒者人之情也其沒者命也情其如命何鑑沒時仲兄方客外其  
後母伍氏哀不能止余兄弟遂葬鑑于其里之虛山鑑其永康茲  
土無動無怖

孺人孫氏墓誌銘

行人司行人張諫孟弼哭其母孺人訃急欲歸赴葬且以父兄之  
命來請銘予自成郡與諫遇卽喜以爲得佳士後諫魁鄉舉來京  
主子家及第進士擢今職必欲買居與子鄰予與諫雖師友而情  
逾骨肉雖不以父兄之命來請亦當銘其母葬况以之耶孺人諱  
某字某姓孫氏世家句容與同邑張氏素以閭閻相高有張傑士  
曰穀賓與孺人之父國善相得甚穀賓子伯安與孺人在姪時二  
家已相約曰幸生男女當爲婚姻生來十歲穀賓以訴其弟之冤  
不勝死之而家亦沒伯安以沒丁隨母與兄戊崇山稍長奉母兄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四十

三

命還鄉請婚孫氏父母謂孺人曰張氏落莫至此今來請婚不許  
則負約許之則不堪汝之奔外罹窮苦孺人曰窮苦命也約不可  
負遂具嫁裝遣孺人從伯安卽軍中而母兄繼沒孺人恒以事姑  
不逮事其諸姑與妯氏如其姑未幾伯安代戍徙赤水妯氏悉以  
內事付孺人孺人克躬儉勤佐伯安經營其家十數年稱富室軍  
中伯安雖在邊猶守父母訓聚宗族數百指爲一爨又雅好客貴  
人間士造其門者無虛日孺人內肅家政外給賓饋無不克盡道  
至輔伯安禮師以訓子姪尤力永樂中何教授邦寧謫會川道留  
其家久之將別去令其子入謝內主孺人不自當以推尊妯氏時  
妯氏病已不能舉孺人預置楮幣若干錠其臥內使以齋之教授  
意非久病婦人能此察而知爲孺人所處深重其家有禮義遂許  
伯安授其子禮學諫之業明經自茲始孺人晚病風常以諫不可

見爲念諫亦數求歸省無由得而訃已至嗚呼孺人亦可謂婦黨中之賢者矣豈可多得哉曰謹曰讚曰諫曰謚皆其子也長適嗣千戶姚或幼適士人姚廣其女也曰某曰某某其孫也洪武辛亥五月七日其生辰也正統壬戌八月二日其沒辰也是年月日其葬辰也堡曰某屯曰某原曰某某其葬所也銘曰

淑於爲女兮欲安於命以成父約良於爲婦兮克和其家以恭夫子之託慈於爲母兮愛而有教以廣其子學嗟嗟孺人閨門師表嗟嗟孺人沒有可道琢辭墓石爲來者告

劉母張氏孺人墓誌銘

昔在永樂中外族諸母有屬其幼孤子于球曰是子不幸早失怙猶幸其諸外兄能學善教人之有汝可附託以去其愚不肖苟萬一能使其有知必不汝忘且吾雖老死地下猶將感汝汝其終誨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四十

古

之球受命與其子居寂味淡于里之仙壇日授以其所知明年以有春官赴輟教又明年得進士歸其子欲再就學卒以家多事妨業然其出言行事頗有儒者風足悅其母和其兄弟子姪取重其鄉之人母子以是爲德念球久而不衰及母沒其子欲循古禮執喪治葬且請于球曰先母之以孤相託無非欲造就孤使知古道以不墜先人家聲孤雖自暴棄不能順承母志使生不及見其成然親沒而有文辭以張其善垂其名於久遠亦古道之一端也幸賜之銘以傳世庶幾先母願教孤之志不盡負焉因按母諱淑柔姓張氏以處士成女繼室于葛溪劉隱君彥良其歸劉氏時彥良已有男五人女二人母皆愛護之如已子女致其子女亦尊事之如生母以是稱賢于內外生子二人長從球學曰菁次曰武二女長適郭幼適彭孫男共十八人其生以吳元年正月一日歿以宣

德四年七月十八日葬以五年正月四日葬在其鄉同亭里佳山  
銘曰

是爲劉母張氏之墓山回水互永福其允祚

孺人歐陽氏墓誌銘

有謙和君子阮彰憲夫喪其耦於正統元年八月二十二日卜以  
後四年十一月某日葬先期遣子昱來致其辭曰彰妻歐陽氏沒  
顧所親之能文者惟君最請舉一二行實丐銘其藏其未入室時  
父母甚愛之爲慎擇其壻然後以歸彰彰之先自曾祖諱宏道去  
廬陵來家安福下泖祖諱士瞻伯父南陽經歷諱仲相父諱仲素  
三世所撫惟彰一人彰娶未幾復失怙以藐焉遺孤內無宗族可  
賴外有重役遠輸之勞怨家之睚眦恒枵枕不自安所以佐之經  
紀其私使有贏餘以得給公上捍外侮不至墜落先人家聲者妻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四十

五

與有力也老母孀居垂三十年見彰常留膝下不敢有遠出則曰  
媳婦能順吾志備吾養慰吾憂思不煩爾念故彰有出不在側而  
母未嘗不樂者以妻能代其養也諸子女稍長教育嫁娶之所需  
姻故家吉凶慶吊之費雖繁且數皆隨用而足不至有倉卒未備  
之患者以妻能預有所存以待之也吾里渺世族四方賢豪以事  
至輒萃吾家醴宴之設不待彰指使自各適宜居常不以怒容厲  
聲加其下人而衆自肅內庭之事無不理其可稱道類此者多幸  
著其槩于石則死地下者且相德况其後子孫乎嗟乎君子之所  
以能承先開後以昌大其家者固自其身之德始然亦往往有資  
于賢內子佐成之焉若歐陽孺人可謂賢而能佐成君子之德者  
矣况昱子子壻也子知其賢有素豈得不爲銘耶孺人諱玉眞其  
先自分宜防里徙安福之城背祀楚方仕至陝西行省員外郎父

仲昭隱居爲鄉曲所信重孺人生洪武甲子六月八日年十八歸阮氏後三十五年沒沒時年五十三生男五人長廉次昱次淵早世次勳次烈女四人長適王大林次適李播稷次適歐陽顯彬次適郭恒孫男五人麒麟次某次某次某孫女二人葬在其鄉東岡之原銘曰

處于室兮愛鍾父母歸有家兮作君子耦所尊者尊所幼者幼身雖沒矣行不可朽琢石刊詞昭垂之久

故節婦章氏墓誌銘

節婦章氏者進賢傅敏聲之妻也守節二十餘年以宣德辛亥十二月二十二日卒其子鼎將卜吉以塋而妻徐氏以哭姑病不能起謂鼎曰吾不忍棄吾姑死幸葬我於姑側卽瞑目地下無憾矣已而亦卒是爲某年月日也鼎遂卜明年月日同葬其里林山之

乾坤正氣集卷二百四十一

十一

陽託其姻監察御史陳君世用來請銘予以章之節不可泯徐之孝亦足稱故未之辭節婦諱如玉本唐御史鄂之裔元提領仁德之曾孫女父仕澄早世母戴氏教育有方爲選壻曰必得宦族子弟之佳者歸之惟傅氏以宋侍郎欽之後有諱偉者舉進士爲鍾陵令數傳至商傑號築野生子曰號碧溪皆邑名士敏聲碧溪子也尤美資質有遠志故特壻焉節婦歸傅氏敏聲已孤節婦勸之加學以世其先業閭內之事不以煩焉敏聲學有進知名于臬司用辟爲掾尋以疾卒節婦時年二十慟不能堪雖終喪猶黎面去首飾或勸之曰年少不改適人將無以終身節婦曰以一人之身而更二夫寧死不忍爲也且吾夫母老子幼仰事俯育之責萃吾一身何忍捨此而他適願勿復言而勸者不已節婦竟斥之孀居孝養惟謹得其姑歡心不減敏聲存時及其沒也斂殯葬祭無缺

禮者鼎既長擇師教之且戒之曰爾家世所業者詩書爾以孤弱子不致力於此將何以立鼎敬受命而益隆於養嘗構堂而顏之曰奉貞求默齋包先生記以爲承權之所節婦晚亦有以自慰乃以疾卒享年四十有八子一人卽鼎也徐氏諱某亦出其鄉世族性柔淑貞靜如其姑甚爲姑所鍾愛凡起居言動亦惟其姑之命是順不敢違故垂沒猶以得從其姑爲安享年二十五子一人曰輔女二人皆幼二婦之沒雖先後不同時然以節孝之名爲其宗族鄉閭所悼惜悲憐一也銘曰

箕箒啜兮內教弛彼柏舟兮誰復擬惟傅氏兮有二美姑發居兮志不徒媿哭姑兮與俱死株之陽兮佳山水合而葬之安所止表節與孝託銘謚有不知者觀于此

故大僕寺丞郭君墓表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四十

七

正統八年正月二十六日陝西行大僕寺丞郭君晟卒于靜海舟中其未卒前半月致書京師告所知曰晟以年滿赴京急欲一而以釋數年瞻戀之懷值凍不得進感痰喘疾彌留踰月未知所懷終可釋否惟執事念之吾儕閱書惻然欲謀善醫往藥之而凍且解意其行李當至以得少盡其拳拳未幾其子瑞衰絰踵門以喪告豈得不發予哀耶君諱晟字道昌以字行吉之安福人爲質秀朗極尙整飾所至居室庭徑器物無不雅於觀其爲子弟也父兄莫不能之及爲父兄則子弟莫敢違其教理家之法森如也雖志傑特不能少挫于人然與人交無不善尤篤好客士大夫過其門輒具盛饗出美醞與酌酌必盡歡每張筵招客有不至至而不盡量飲君輒不樂雖家人子弟亦不得寧故飲其家者莫不醉自郡庠生升大學擢大理評事陞北京大僕丞所進益高而好客之意

益盛鄉郡士赴春闈者恒主其家君必盛爲之禮人多德之或賓  
衆費大而家給不足往往出所愛銀器鬻錢以足之而禮意自若  
客亦莫知其故其見重於人多以此夫好客雖交道之事然周公  
作詩已有乾饌以愆之語則三代盛時民且有以吝於饌客獲罪  
者况後世耶此陳遵之投轄孔北海之樽酒不空所以爲世美談  
使世之人皆好客彼固不得專是名也然則好客如君豈今世所  
稀哉雖古人中亦不易得矣人豈得不重之耶君以嚴於共職忤  
常道遂有陝西之遷陝西大僕之署在平涼鄰邊苦寒之地君挈  
妻子行萬里抵其所四顧無一相知可語者寂寥殊甚京師故舊  
遇人道平涼者輒令問焉韓王都平涼見自京師來者皆重君其  
國戚出君故邑者亦郭姓以故特加禮焉平居數饋而宴之出入  
則遣人送迎之有不安節則藥物皆自其府出又數命駕往視之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四十

六

其禮敬君猶君之於客故在職九年心常自慰且得忘其羈旅之  
情者皆王所賜也及卒縉紳文字有非金帛可購者皆不待請而  
爲之作以暴白其行于世自非遺厚在人何足得此君生洪武辛  
酉歷春秋六十有三考貴宗贈大理評事妣王氏贈孺人妻王氏  
封孺人子瑞女三人瑞將奉柩歸以是年月日葬其邑某鄉榮里  
某原祭酒李公旣具其歷官行事銘諸幽矣君子復謂君之仕爲  
人所重遷不至於無聊沒有以垂不朽者皆平生好客之報也予  
以爲然用詳其事揭諸墓石庶覽者有所勸云

故武德將軍成都護衛千戶黃府君墓表

宣德九年三月二日成都左護衛千戶黃府君卒明年正月四日  
其配宜人徐氏又卒卜以其年四月八日合葬于華陽縣安養鄉  
之原其孤嗣千戶鉞以予方使蜀其子瑄定爲王國所選以待予

者以予必能表其先德來請曰先人窆有日矣於法得建六尺之碑墓道以爲不朽圖今龕厥石已中法幸得執事賜文以鑿之其爲不朽也孰加焉且鉞父子得奉膚教以親執事者皆先大人遭蔭所及也圖先人不朽必於執事亦豈無所擇哉願勿有所辭子嘉其意而亟復使命未克副焉後三年瑄來京師致父命如初而請益勤予亦追念舊故不可辭府君諱謙字克讓世爲黃之羅田人祖某父某連沒元季之亂府君以幼孤子負才有志爲其季父萬戶仁所愛洪武初仁死戰陣無允嗣府君以故被錄爲金吾衛舍人從西平侯沐公克普定平雲南拔烏蒙搗大理以功授虎賁衛左所鎮撫北逐胡元出塞外復著勞勩選護蜀獻王之國陞成都護衛鎮撫奉職勤鞠讞明恕人用信服獻王謂其能舉爲左所正千戶秩正五品爵至武德將軍而御土有恩與僚屬無忤色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四十一

九

上下安之永樂中詩老以鉞代優游散地十餘年得年七十九而卒宜人出江右名族女德婦行足爲閨門中表率府君歷仕五十餘年未嘗妄取於人而家用恒有餘者以宜人相助有方也宜人

之生少府君一歲而得年如府君子男五人長卽鉞次銳次鉉次

鑑次鋪女一人適千戶張福孫男七人長卽瑄次瑀次琳次珍次琪次琮次瑋孫女三人長適指揮僉事趙暎次適儀賓李亮爲繼室次適指揮僉事夏順府君雖身堅銳起家通顯然有善以澤其躬有勞以益于國有惠利以沾被其下人又得賢配以佐成其道可謂武臣中有德君子也其子若孫之蕃且盛不亦宜乎用表諸石使他日過者知其爲有德者之墓焉

劉兩谿文集卷二十

明劉 球著

涇縣潘錫恩校

悠然先生傳

先生諱仕貽字伯貞姓劉氏其先本漢長沙元王子安成思侯之裔由儒科歷仕唐宋元朝爲吉之安福望姓世家湯村有贈秘書監上騎都尉萬安郡伯曰聖功生子四人競偉其仲開與其兄沔陽太守聞弟武昌學正闕石門令閏俱以春秋應舉開獨不偶退廣著述爲吉袁諸學賓先生乃其子也先生蚤受諸父教能遊舉塲遭紅巾亂安福爲寇據有先生以元故臣不奉號寇將屠其家母張夫人度難全率羣女婦自沉茨潭以死獨先生械至寇所訊曰爾何恃而不我從先生知寇首先吏於沔陽公也應曰吾前沔陽守某諸子也豈汝從耶寇竟釋之避地邑南社洲故姓劉氏舍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四十一 一

以女遂家焉天下既定于皇明先生以門地自負爲倔強者所忌而致諸役卒見辱於邑少令張禧歸益奮於學字其齋曰悠然遊徒日衆稱之曰悠然先生洪武十五年詔舉賢良先生受禮幣入朝上策以求賢圖治以安生民之道卽時條對其大要曰安民在於圖治圖治在於得賢賢才者致治安民之具也然取人之際自古爲難取之以貌則美其容者或內行之未立考之以文則飽於學者或才用之不足辨之以識則達於務者或心術之多乖察之以言則佞於詞者或力行之未逮收之以望則隆其譽者或實德之尤病以是五者進人且曰不然况今郡縣進人皆外是五者惟求庸碌之流醫巫工卜之子以塞一時之責不虞後日之弊如是而欲望至治之興生民之安其將能乎臣愚以爲任一人第衆人之優劣於會考之中莫若任衆人別一人之臧否於分察之際自

今學校歲貢生員宜令學官審其朋徒郡縣覆之學官其果經明  
行修然後升之禮部有司歲舉人才宜令縣令審之鄉里郡守覆  
之縣令其果行藝淑精然後進之吏部其學官所貢有司所舉每  
得人則每錄以爲績每失人則每紀以爲過績多來考者有陟過  
多來考者有降又厚祿賞以勵其廉正信刑罰以警其奸墨則內  
外官舉得其人人皆稱其職治不圖美而美民不待安而安野無  
遺賢萬邦咸寧不在唐虞而在今日矣上是其言欲置諸近侍會  
朝有增設風憲分察郡邑之議先生遂授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察  
瓊之諸縣瓊在廣海外新內附其地遠其民夷其習諳先生德以  
綏之刑以威之踰年而奸盡發押盡伸負逋輸役愁吟笑歌鬚臃  
皆巾服操戈挾弩者且佩詩書大得民願先是分司蒞瓊瓊人輒  
致水土稀奇物爲贄受則喜以爲不忘已不受則懼而進毒蠱先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四十一 二

生一出誠心喻卻終不爲害瓊山少令卽前在安福辱先生者謁  
見大慚怖先生遇之如他令令退語人曰君子德量誠非庸見所  
能窺已而朝議省是職以巡察他郡者坐法貶凡巡察者秩先生  
以是落爲長沙河泊使尋改東莞河泊道發憤種疾遭風掩舟以  
沒其同官張仕祥在側乞于官葬之鴉磯時洪武二十三年六月  
得年五十八先生平生不務外飾故爲文與詩皆據事實去浮詞  
有悠然集十卷傳家其冢嗣勤爲詩大類其調度次寬次遜次恭  
舉不移其業遜之子疇又嗣業春秋遊邑庠人謂先生所蘊未盡  
施其後必大贊曰余讀悠然集而知族祖學積之深故辭發之粹  
其出而遭治主以敷獻其中之所有宜哉使得親左右日被顧問  
必能裨治贊化大有功于時乃升尺落尋卒憤恚道亡不能不增  
重才者慨然嗣志有其人或者潤可施之後焉

拙隱翁傳

翁姓彭字啟原世爲安福歷頭人少從諸父明初先生受理學業未卒而家多故持貲裝客外十五年足履宇內名都邑過半目歷古聞人遺跡所至必周名在江湖間既遠且著乃歸理土田以老其親哭其子晚喪厥視遂宅別宇畜童奴婢供耕炊以自養量歲入之豐歉以厚薄其服食故不待外求而恒足人非其姻與好詩書率理道者莫與接接則服飾禮遇皆如能視時居閑自狀其行傳之後因別號拙隱翁翁之言曰天之賦能於人也不齊若位與祿則稱其能而差授之故隨其能之大小而上下其位與祿者天之道也苟位與祿浮於其能者天必致厥罰是以君子有辭尊而就卑辭富而就貧者遵若天也遵若天或可去其不能致其能焉夫拙者能不足於己也能不足於己而隱居弗仕則於分安於天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四十一

三

爲不違吾誠樂而取之且吾少時嘗側觀夫羣貴富人矣有身未沒而家喪者焉有沒無子其妻妾改從人者焉有子孫庸不能立轉徙之他所者焉有子孫以不道陷刑而宅遂易主者焉有禍莫測其至而祀遂除者焉凡若此者不少豈皆無誤謬得之耶抑能不足而位祿過之故見罰於天也吾每悲之懼踏其轍焉夫好富貴而疾貧窮者吾無異于人而能不逮人故寧衣布羹藜而文繡梁肉弗敢顧寧舍茨藩棘而繪宇穹垣弗敢居欲以守吾分養吾拙於吾心無戚戚焉又曰能者食於人無能者食人居能無能之間者於人無取與而自食焉是誠拙而隱者之事吾悅從之無惑焉余聞其言復察其行非僞也誠履之有素也於是嘆曰介者有辨而不隨此其介者與知恥者於人無苟得此其知恥者歟順乎命者窮與達付之自然此其順於命者歟夫順於命而知恥且介

非志德者不能也且其言足爲世之無能而富貴者警故爲之傳以自恐焉

吟源釣者傳

出安福之連嶺有源焉其流駛而石觸其聲鏗鏗鏘鏘若人吟咏然前聞人王瀘溪先生名之曰吟源有樂於釣者由廬陵來家之計壤之入足衣食其家也無外營焉惟喜讀書以求會其理趣於文辭不尙習焉早鰥不再偶日飲酒不問多少輒醉旣醉輒臥臥起輒扶杖行歌漁父滄浪之詞若與吟源相倡和然因自號吟源釣者然未嘗見其得魚焉人有謂曰夫釣必磯洄流棹廣淵利其鈎而美其餌然後魚可得今子之釣也水淺而清鈎與餌又弗具宜其魚之不可得釣者曰予豈若彼衆漁夫哉予豈汲汲於魚者哉夫人之心必有所繫然後慕不外故繫之以牧者臧也繫之以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四十一

四

奕者商皓也繫之以卜者君平也繫之以樵者被裘公也彼豈有所欲爲而欲之哉亦惟假於彼以定其心耳予豈不能爲世用而心欲有事焉特假于釣以繫之使心不逐慕於彼富貴利達而常安其中魚之得不得何足較哉迺歌曰放輕綸兮漾清流不欲餌兮何用鈎心所安兮百不憂魚兮魚兮何心於必求人莫之和君子以其有張志和之高且謂世之釣利祿者果能如其無貪心則汗墨之患息矣釣者姓彭字景岳在廬陵爲望家居吾安福復得隱所焉

醫者王以斌傳

居襍技可儕入士大夫家者莫醫若有姓王字以斌世傳其業家廬陵弗甚著能稱自斌父有和以游藝來理吾二親疾俱勳遂擅能醫名安福至斌而人益信用之凡貴人大姓家莫不有斌跡市

里童孺皆知斌名疾癘非斌醫不信服斌藥不問傷風患寒病熱濕凡百疾害不竭命脉者皆可愈他醫敏手無敢爭斌利人問斌何能使其藥之神也對曰斌非能神其藥也能識藥之能不謬用之耳夫藥之品不下萬億而其能視其品又加倍焉要必審其疾之須涼焉而命諸涼須燥焉而命諸燥須宣焉補焉而命諸宣與補須薰烈瞑眩焉而命諸薰烈瞑眩皆無絲忒毫爽矣又嘗類其異同而分合焉權其重輕而加損焉時其生熟而煉製焉則於疾攻之爲有力去之爲甚易苟或知之不盡其能使之不中于症煉之不得其度佐之不以其倫涼焉而燥用之毒焉而良雜之則於疾也無以攻之而反助之無由去之而益滋之故用藥之際不可以不審也問者喜曰是則醫之任藥其猶拱秩者之任人乎其始也必察其才之優劣內而宜爲公卿大夫也而公卿大夫之宜爲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四十一

五

上中下士也而上中下士之外而宜爲藩憲也而藩憲之宜爲府州縣也而府州縣之宜爲子司百執事也而子司百執事之而又嚴於大小考以別其殿最公於左右遷以爲之勸沮則試之政而政理授之法而法舉何異良醫師於藥察之精用之當而病日消歟苟甄別之無其鑑任使之不以其器小才而大授焉尊德而卑役焉徒泛濫於簿籍之憑而因仍於資格之據則政圯法斁何異常醫師於藥識之未盡用之失宜而病日以長歟斌謝曰得之哉他日斌過余誦之余嘉其言成中道合爲傳觀業醫職詮注者見而知所趨避

左衡鑑傳

左衡鑑諱璇安福金田人幼世父祖業爲儒求春秋經世法于邑庠者二十餘年學通行立連以所能試鄉闈不得舉間推以誨人

人有被其澤者後由歲貢升國學家貧無所資惟攜一童俾備櫛於市以取給餼舍僅容榻服食澹如也然常閉門讀書賦詩攻楷法若甚安焉無所營於外也故學益進居京師八年擢知海鹽縣在官衣服飲食如在國學時惟汲汲於興民利祛民患民之良者無不相賀以爲得明宰其無良者仇之卒以懲奸致誣來京師疏以自白旣得日而病沒旅寓得年五十一初衡鑑同里有劉侃友倫者少衡鑑四歲亦志於儒與衡鑑同侍前侍御退山胡先生其資性慧於衡鑑而慮謀不逮其見聞不多於衡鑑而文敏焉其爲人則皆雍雍肅肅謙約坦易可好不可惡也故並稱善其鄉衡鑑在邑庠挽友倫與俱故二人者出入必隨言論無不合功名事業皆期於成也及衡鑑不得舉而友倫得之人謂衡鑑必不樂衡鑑曰吾與友倫共學友倫之舉也我預有榮矣卽請於有司旌其閭

爲經營其上春官道路費尤力時諸應舉者始焉莫不傾心決腹自比於親骨肉之相得一旦挫不得舉則視舉者若奪其有輒出怨言以相睚眦如仇讐有遂絕而不與交者獨衡鑑於友倫欣然若此故君子不多友倫之舉而多衡鑑能無媚疾焉其後友倫下第沒京師人多悲之然莫衡鑑甚及衡鑑沒人悲之痛於友倫焉友倫無子衡鑑一子曰繼周嗚呼古云作善降之百祥又曰天道無親惟善是與若衡鑑友倫得非所謂善人耶皆連蹙不遂客死千萬里之外天之於善人乃如是耶然古之人有聖如伯夷死於餓賢如顏淵死於天天道固有不齊也今百世之下稱伯夷顏淵之仁無異辭者以有君子公論施于文字間能壽其名信其所傳使不與彼之不德而富貴者俱至戾滅無聞猶足補天道所不及於萬一不然則爲善者不懼必怠皆以善爲不足爲爲之無益於

己之存亡也故傳衡鑑且及友倫見一人之善雖未食報當年然可稱之後世名于無窮庶幾爲善者不惑焉

### 蔣仲良處士傳

錢塘蔣仲良處士沒杭人爲予言仲良性質確雖家闈闐而言態脫然不爲市井習惟好教子嘗曰聞世士大夫居能文其言行儒其家出能取貴爵以顯當時名後世者皆自明經始擇天下之儒以爲發身之資者未有先於經也惜吾少未之學老而思之無及矣吾子忠其承吾志以業之母他慕焉忠欣然奉命遂令補弟子員郡庠從先生長者受易去則厚齋給俸隆事師禮歸則勤勤曉告以勵其進戒其惰早夜聞忠呻佔畢則憂以喜食以旨顏色詞氣無不良否則無樂也晚病怯謂忠曰醫言疾不可愈恐一日脈絕阻汝成亦吾不及見忠泣而解之退益力於學宣德乙卯忠

###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四十一

七

得舉仲良曰可以少慰矣明年第進士仲良曰吾平生願遂矣卽死地下何憾後數月竟不起初仲良之命忠也與之班者多非之曰經豈易爲哉世有皓首誦之而不達者業子以經不若他藝易效盍改命之仲良執不惑及忠學通名遂仲良未嘗有矜語而非者見之輒垂首汗面退而怨其無良子又言仲良平居自奉泊以約有餘貲以周姻鄰之乏者始與其弟仲明睦仲明沒嫁其遺孤女盡禮其篤行爲人稱者多類此余聞而心嘉之他日觀京師士大夫爲仲良狀行銘墓而哀以辭往往與杭人之言合因詳著焉贊曰春秋傳以人生羈卹不就師爲父之罪則古之爲父者未始不以教子問學爲己責漢語且云遺子黃金滿籩不如教以一經猶知金不重於教也仲良志於教忠不顧人之非之有古之道焉卒致忠以經術名當世豈直籩金之遺哉彼非之者見而愧焉庶

幾知悔矣然歸怨其子不已晚乎

翰林柴廣敬傳

柴廣敬諱欽會稽餘姚人祖用中父伯玉皆早世母陶氏躡其姑跡力守節以不隕柴氏家聲廣敬九歲孤然得所仰給以就師問業不墮心於他技雜巧者母之力也年十二三時爲詩文往往有長成人調度鄉前進器重之皆謂伯玉有子柴氏將復振矣尋入邑學爲弟子員學友見其端重無戲態與辨疑義又能言人所未言皆自喜以爲交得人永樂癸未捧鄉書明年上春官第進士時大宗文皇帝初御極拳拳於作興儒術文士選進士中穎異之尤者二十八人象天之列有使爲庶吉士翰林欲其盡讀天下書必如古聞人之能以文名當世廣敬在列益感激奮勵務進其學窮日夜而書不絕聲累積之厚故施諸文也質而華汪洋而沉著不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四十一

八

蹈襲陳腐而駸駸欲追古人轍跡尤善爲賦每出一篇輒玩味人口會朝廷纂脩大典徵天下遺書備採摭廣敬進言其師國學典籍簿趙搆謙訂聲音文字通可收錄遂奉命馳傳卽其家取之旣至京師與纂脩職分脩禮樂音韻書日進退館閣勞心思於考索編著縉紳皆閱其勤蓋其平生刻苦清勵出於天性然也卒以劬悴致疾歿歿時年三十六乃永樂丙戌七月十日也京師士大夫不問交不交者莫不惜之爲之友皆曰不幸失此篤孝義友也或曰聞廣敬兒時無一飲食敢先於其親長順母夫人志無遠近無不得其歡垂絕時猶拊床曰恨不及終吾老母養又祝其子曰爾歸其善事祖母則誠孝矣未知其義也其友曰趙典簿先生以學官沒嶺表其子天死無後廣敬爲經紀其葬及在翰林又狀其行懇詞盡禮乞表其墓于學士解先生近世師友義薄獨廣敬能悼商

厚之非篤於義者能是歟或人嘆曰傷哉天何喪斯人之速使不得久爲世範以振起乎流俗哉廣敬娶虞氏生子曰蘅曰葍廣敬沒十餘年其從子蘭舉進士爲中書舍人吏部主事能繼其緒業云贊曰語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不亦信乎當朝廷以追古文學期望二十八人之時廣敬以粹然之資滌混以清闢邪以正汲汲乎行義之立不但其學淹貫而文鏗鏘潤澤足爲儔輩推讓而已其後天下治與文洽則自二十八人出而任方岳執朝政列侍從之職者皆卓然爲時名臣以廣敬之厚抱負乃不及任一官粗試諸用而早沒使其不沒至今所施必不在人下然則廣敬抱負厚於人而壽不長於人功名事業不如人者豈非繫於命歟繫於天歟

歸田老人傳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四十一

九

老人楊姓季安名懷忠其字也年踰六十得致景陵縣事還故廬又號歸田老人焉老人少負才氣遇鄉豪右亢亢不能下人亦甚重之既自邑庠升國學刳磋滌磨十數年民然失其故態而所負者乃裕於初始擢景陵時前爲是宰者率汗味不能自樹遇上司人至輒賦民財賄之爲自免計由是人以景陵爲貨區動輒必有所需焉邑巨猾復相附結爲民擾老人知其故卽不偕妻孥往惟以弱僕自隨至則日用飲食悉從儉約公私無毫髮取於民上司人至雖百求之無所得則目之曰冷水楊巨猾之肆惡不悛者悉繩以法不少貸則又目之曰缺面楊老人益堅所執不少變其郡佐之尤貪者惡其妨己以計構之巡撫使事下憲司掌憲事者直老人而黜郡佐老人遂得大行其志以洗邑之故弊督民士勸農講學邑俗女許嫁者必厚索其夫家聘貲而後遣故貧人男女往

往年四五十年而婚不得成老人下令限貧民婚嫁儀物各有定數不得過厚其許嫁女之年過二十無故不行者罪其父兄不葺年貧民久不得成之婚畢以千計老人閱其邑土濱湖多水患令民以閒暇築爲堅防通其水道使外有所捍內有所洩由是早勞有備民得康居以收漁稼之利其爲民福類是者衆故在職七年民無貧富者皆懷之部使者至輒以賢大尹稱焉少師廬陵楊公於人重許可亦於他人文字中稱其廉正不阿人意其進用有日矣旣而老人以病連疏于朝乞謝事命下藩臬驗之民恐其去而失所字也羣走二司乞留焉竟不得行明年上計京師堅以病告知己以當進秩勉其留老人以爲雖得高官有厚祿無能減其病也懇懇以不堪職爲言遂得解而歸歸時囊橐罄然道路之費悉取之家故廬在安福橫壟有美田園亭池足自適有佳子姪十數人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四十一

十

足承其志老人歸而遊息觴詠其間爲樂尙可涯哉兩谿劉球贊曰嘗觀前史道古賢者爲令能子其民而民亦莫不父母之切慕其人不可復見及見老人爲景陵甚得民懷意其庶幾古賢令之烈焉其潔身而去略不以仕祿爲心雖古恬退君子又何尙哉世之人進無能爲而退又不勇者聞老人之風亦可汗顏而動心也

### 鈍生傳

有困於爲學號鈍生者鍾姓誠名字九思世爲廬陵儒族遭世變落其家聲生孤於襁褓中年幾暈母兄惑於推星命者言託生其姻家免天閔姻家以賈販處生年十八猶未就得就學生客江湖以不識字爲人慢挫心不平甚私誅其母母曰我之過也卽歸生就師學自是窮日夜雖寒嚴暑酷無非學時羣遊獨居皆其學處遇人勢逼貨壓面慢舌侮益奮於學承人誘掖獎進必思加學見人

能高而宦通輒慕而勵於學舒夷愉懌窮悴勸○饋悲愁憶悅而學不輟遇事急遽臨難顛蹶而學必在念如是者六七年更三師猶不自足持書去遊沔漢間遇博識厚藏之士輒下拜問業辨惑每有得永樂癸卯秋寓試湖廣遂借計吏上春官不得志歸勤于學六年再往得榮縣教諭國史藩文奎先生嘗言可與善交際可與託患難可與退强暴者生也或知生而未詳者曰生恭其人貌與心一與人言温温懇懇不巧不暴人皆悅之於交際固善矣然優於德而劣於能患難之託强暴之退吾未見其可也藩先生曰生之初師病癘館下也館人皆避之獨生留侍藥不去比死治斂葬益盡心其後師解積高坐學士縉黨在繫親故不敢近生爲經紀其途費尤勤遂連下獄苦刑罰而色不怨以故爲贈都御史胡敬方先生授之經豈患難不可託哉生之赴春官也道宿遇羣寇至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四十一

十一

衆甚恐生從容語寇曰吾輩皆赴試京師餘物無所顧所資者書幸存之寇因慙謝置其所取而去豈强暴不能退哉或人曰患難可託仁之施也强暴可退義之所感也生之學迺有以增其能歟教一邑未足盡其施也殆將大於用焉生長余一歲其失意春官歸也冒風雪走百餘里詣余講春秋執弟子禮甚虔余授人衆矣未有篤好如生者生之性不慧於人就學又晚於人而功遂軼於人者其志奮其力勤也世之人有困於孤安於不競不知苦心力學以自拔者固愧於生亦有八歲上學十歲就外傳中晝不進以至老死無聞者尤愧於生至有恃父兄富貴自暴棄不學甘心於毀衣冠以伍叱隸者又大愧於生若生之自樹振誠所謂生於憂患者也爲之傳使世之務强於學者有所勸焉

蕭節婦者安福楊溪劉氏女赤谷蕭懋廣之妻也劉爲其里名家蕭本宋大師魏國公燧之族世有闕閔節婦歸蕭時年十八後三年生子紹芳僅數月懋廣以疾沒節婦誓必撫子以奉蕭氏祀不他適未幾家大疫紹芳病幾死節婦抱之哭以禱于神曰未亡人不敢卽從夫子于地下者以有是兒可鞠以爲夫子後嗣託也設神欲斃之則木亡人何忍獨活以重夫子憾於九原耶幸捨是兒移罪譴于未亡人之身則誠所甘心不敢避聞者悲之紹芳亦隨瘳節婦撫育教戒之無不盡心紹芳方克自立而遭非辜并妻周氏俱沒官死其遺孤子暹甫六歲升甫四歲節婦又皆撫教之如紹芳焉初節婦哭懋廣時其家兄弟已析爨而幼弟妹四人猶鞠於節婦後弟懋堅以不任公家役破產節婦曰役者同籍人所共豈可以負弟一人卽割已田以資之感激諸弟復共爨內事無大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四十一

十一

小惟節婦主之節婦益勤織作督孳奮助理其家至充裕其夫之弟妹姪賴以婚者七人嫁者五人葬者八人內外莫不賢之今節婦年逾七十邊兄弟俱能力家嘗作貞壽堂以奉其養得學士大夫詩文頌其德也甚詳節婦平昔憂悲困苦之懷晚亦稍自慰焉兩谿劉球曰世稱婦人不再醮惟共女事以寧其夫家劉氏蓋有矣况聞其妯娌間有阮氏者其宗兄子羽妻也有歐陽氏者其再從弟習敬妻也皆年未二十哭其夫而守志之堅不下劉氏吾鄉貞節之婦素多而蕭氏一門兄弟之妻有三人焉則又盛矣使遇良有司能旌德善以勵俗則表以爲三節之門也何忝哉惜其未遇而三節已沒其二今存而其事可考者惟劉氏一人因具諸篇以爲世之孀婦勸

